

《出没风波里》



叶永烈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2007年11月

本书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，他们的知名度很高，可是世人知之甚少，叶永烈在历史的“角落”里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“现代文物”，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。

《在哪里下车》



雨村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
2008年6月

暴富年代既是草根阶层的狂欢节，也是他们的罹难日。迷惘、恐惧、痛苦、贪婪蒙蔽了原本清白无垢的灵魂，曾经的信仰轰然倒塌。在阴谋与爱情中，迷茫无助的人们将何去何从？

《夹边沟记事》



杨显惠著
花城出版社
2008年9月

这是一部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。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，描写了右派们在夹边沟所忍受的饥饿、劳累和在死亡线上所做的挣扎，向人们展现了“摧残灵魂的瘟疫”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。

采写敏感的马思聪(一)

我从傅聪注意起音乐界的另一“聪”——马思聪。

如果马思聪先生仅仅是一个音乐家，无论他的音乐成就有多大，我也许不会去关注他的命运，不会去为他写报告文学。他的一生中某些时期的遭遇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是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极“左”路线迫害的缩影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的大起大落的一生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写马思聪，不仅仅为他立传，而是希望借此引起众多的读者的深思、沉思、反思，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。

“我们新中国的儿童，我们新少年的先锋……”当我的胸前飘荡着火焰一般的红领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马思聪的大名——因为《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》上，写着“郭沫若词、马思聪曲”。

每当收音机里传出悠扬的《思乡曲》，也常使我驻足静听，那旋律久久地在耳际回响……

在那生灵涂炭的严峻岁月，我

从满街的大字报中吃惊地得悉：马思聪“叛国投敌”了！

我从大字报上，读到红卫兵作为“批判材料”而转抄的马思聪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，我曾深为震惊。马思聪的名字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虽然酷爱音乐的我，过去喜爱作为音乐家的马思聪，但是，此后我更关心的是他的命运。

我感到困惑不解。一个巨大的问号，一直存留在我的脑际。

1983年，我在采写关于钢琴家傅聪的报告文学时，听许多音乐界人士谈起了马思聪。我曾说，愿为“两聪”（马思聪、傅聪）各写一篇报告文学，因为他们俩都是受极“左”路线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典型。当时，由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傅聪问题已有极为明确的指示，所以关于他的那篇报告文学虽经曲折，但毕竟发表了。不过，当时写马思聪，显然时机尚未成熟。就连我在傅聪报告文学

上提及马思聪的一句话，在发表时也删去了。我只是着手收集了一些关于马思聪的资料。

为了写傅聪，我查看了香港、台湾关于傅聪的种种报道，也就同时见到关于马思聪的许多报道。在当时，马思聪头上还戴着可怕的帽子，我只能默默地做好收集资料的工作，无法为他写点什么。

1985年新春，传来了为马思聪公开平反的喜讯，立即激起我强烈的创作欲望：哦，是时候了！

当我进入“角色”的时候，却又发觉颇为棘手：马思聪的年岁比傅聪大得多，走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。尤其是解放前的经历，十分复杂。况且马先生身居国外，隔着浩瀚的大洋，无法面对面采访。再说随着平反消息在各报上发表，马思聪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，众所关注，因此对报告文学的要求就更高了……

（下回：我找到了马思聪老人……）

田雪责难

有差距。田雪说：“有件事我想问你，就怕你生气。侯伟的死跟你没关系吧？那天我在派出所，听他们讲，砍死侯伟的那个歹徒说当时你看了侯伟一眼，就是这一眼，他发现侯伟要关灯，就一刀砍出去了。”

杜鉴把头靠在方向盘上，感觉胸口、头脑同时发麻，说不出话来。又听田雪低声说：“你不要生气，我不是怀疑你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想你发大财，我只要你平平安安，按天理良心做个好人，我们再去种花卖菜都行。”说完，田雪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一言不发地下了车。

杜鉴胸口堵得慌，干脆开车到了特区的市中心。万万没想到，竟然邂逅了自己失散多年、经常思念的好朋友海平。海平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秀气的小杨姑娘。杜鉴于是打电话告诉田雪，自己碰到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，今晚不回去。第二天杜鉴开车送海平和小杨去飞机场。从机场出来后，杜鉴便想起柳艳来。想当年的柳艳，也是小杨

这般活泼甜美、青春靓丽的一个小姑娘。当时自己对她也狠心了一点——她后来不也离开电子厂吗，说明她并没有跟周厂长那些老板好上，也不知她如今身在何处。她的灵秀可人、善解人意和青春气息，在田雪身上是找不到的。杜鉴到这时才明白，柳艳对于他，宛若一张压在玻璃下的老相片，尽管尘封已久，但只要轻轻地拭去玻璃表面的浮尘，依旧是那么的清晰。

杜鉴突发奇想，决定到港口电子厂去看一看，或者能找到柳艳的线索。但想不到的是，从前的电子厂已变成一个建筑工地。失望之余，开车到附近一家比较像样的女装商场，想给田雪买件衣服。挑了半个钟头，竟没有一件是中意的，心想今天真是全天候无用功。走出门时，身后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姑娘声音：“喂，是杜鉴吗？”杜鉴心头一跳，真有上帝在冥冥中安排众生的聚散离合吗？

（下回：口红引发争吵……）

上海女人(九)

你干什么去？她没搭理我，往前走。我和晁崇文认为，她到了坟地，很快就会回来的，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。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，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。后来吃过了晚饭，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，还是不见她的踪影。我有点沉不住气了：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？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，咱们去找一下她吧，不要叫狼吃掉了。

我们刚走到明水的时候没见到狼，但是时间不久，就有狼了，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。有时候，天还没黑透，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，根本就不怕人。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，长得肥肥的，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。

我和晁崇文刚走到伙房跟前，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。我喊了声大姐，她站住了。我走过去说：都啥时间了，还不回来，你不怕叫狼吃了，可我们害怕呀。她不说话。回到窑洞，我说，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，明早回家去。我

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。她没有吃菜团子，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。

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，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，劝她：吃吧，吃完了回家吧，不要瞎折腾了，但她却说：小李大哥，你借给我一把铁锹吧。我惊讶极了：你要铁锹干什么？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，我昨天都看过了，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，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。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。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，埋得很浅，也就半尺深，有的还露出被褥来。今天我要拿把铁锹去，我要一个一个地挖。你放心，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。

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，眼睛一热，泪水差点儿流出来。我擦了一把眼睛，说，大姐，吃吧，你吃点饭吧，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。一定领你去找……真的，不骗你。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。

（下回：女人要把所有的骸骨带回去……）



白羊座

●工作：工作忙碌，毫无头绪，而且还费力不讨好。
●爱情：无论想像多美好，一回到现实里面，平淡的异性交往让你感觉乏味可陈。



金牛座

●工作：精力充沛的一天，除了工作之外，有时间的话不妨报读研修课程自我提升。
●爱情：多多投入社交活动，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。



双子座

●工作：成功的预感使你今天倍感自信，新的工作状况发生促使你变换解决问题的思维。
●爱情：短暂的约会中竟然常相对无语，一切正在降温。



巨蟹座

●工作：易被人误解，别急于解释，越解释越不清楚，该学着以不变应万变。
●爱情：应减少跟其他异性朋友的频繁接触，以免招引对方的不满。



狮子座

●工作：稳重扎实的工作作风展现了卓越的领导风采，艰巨任务也能顺利完成。
●爱情：注意在生活中应多与另一半互动。



处女座

●工作：职场运势平顺，但要注意别让自己太懒散，要适当地给自己一点压力。
●爱情：适当赞美另一半，可获得更多的关爱。



天秤座

●工作：偏财运佳，身兼数职难免疲惫，但得到不错的收入会让你有成就感。
●爱情：恋爱中人不要太相信感觉。



天蝎座

●工作：多到信息平台转转，积极搜集相关信息，以便更好地把握换工作的时机。
●爱情：对感情应该要抱一种平常心。



射手座

●工作：有外出洽谈的机会，谈成的机率较高。外出洽谈前要注意做好准备功课。
●爱情：谈恋爱不如事业规划更有趣。



魔羯座

●工作：容易被许多繁琐事缠身，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多向伙伴好友求助。
●爱情：把内心真实感受与对方分享，可拉近心与心的距离。



水瓶座

●工作：热心帮助新人，更能及时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并马上纠正。
●爱情：单身的在表白时应注意对方的反应，太过急切容易把对方吓跑。



双鱼座

●工作：请做好规划，因为缺乏计划性的人并不能更好的施展才能。
●爱情：有伴侣的在生活中要学会迁就和体贴，否则会发生误会。